



天星诗库

— 新世纪实力诗人代表作 —

泥的 嘴唇

多米诗选
1981-2015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（云南作协诗刊）
天星诗库

— 新世纪实力诗人代表作 —

策划：刘文飞 续小强

/

最后的黑暗	朵 渔
水的事情	潘 维
干脆，我来说	巫 昂
回到呼吸	吕 约
回云南记	朱 零
出云南记	雷平阳
在人间观雨	轩辕轼轲
寂 火	黑 陶
结束或开始	宋耀珍
词根与舌根	刘洁岷
蜜蜂的献词	张乐朋
滚石有苔	北 塔
霜 语	蒋 蓝
昆仑书	郭建强
泥的嘴唇	多 米 ✓

Lips of Clay



官方微信

官方网址：
www.bywy.com
博客：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2937089130>
微博：
<http://www.weibo.com/beiyuewenyichubanshe>

上架建议：中国诗歌

ISBN 978-7-5378-4589-2



9 787537 845892 >

定价：28.00元

永远试着说出

◎ 潞 潞

二十年前，诗人多米（王春平）出版第一本诗集《树叶之上》，我给他写了一篇名为“泥的嘴唇”的序。大家都说这个题目好，其实“泥的嘴唇”是希腊诗人埃里蒂斯说的，年轻时我和春平一起读过埃里蒂斯的《创世颂》，里面就有这个诗句。这个希腊诗人真的了不起，他说得太形象了，诗人的嘴唇是泥做的，当然寓意着诗歌是从泥土中诞生的。中国人有女娲抟土造人的古老传说，虽说言必称希腊，但希腊人也没“洋”到哪儿去，他们的诗人照样唱着“土歌”，而且还挺骄傲的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次，妈妈让识字不全的我写一个寄给姥姥家的信封。当我好不容易写下“上细堙”这个村名时，心里非常不情愿，因为我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古怪名字的地方。我十二岁的时候回过姥姥家，印象中有这么一个小表弟，还在地上爬着玩儿。舅舅说我们“伙”着一个老姥爷，是很亲近的关系。他小时候在姥姥家长大。这

个成天在土里滚的小男孩，后来居然喜欢上了看似高雅的诗歌，而且一心要成为诗人。

1979年，是新诗潮起云涌之际，这一年，十六岁的表弟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。应该说，这一年我才真正认识了他。他抽了一个星期日到我所在的地区报社来看我，因为刚下过雨，他挟着一件军用雨衣，一只裤腿挽着，大大咧咧的收拾不利索的样子和我颇为相近。相认之后，可能他略微失望，觉得诗人表哥怎么如此不像。记得我当时对他的印象里，这个小表弟时而出狂言，一副不驯的样子，很让我有几分恼火。直到我去山西大学上学，整日与他厮混在一起，才发现彼此都有点“谦虚过了头”，他甚至有些讷讷而言，谦虚至极。这时候，他已是学校中少有的几个能在“省级刊物”发诗的学生之一，只是不善推销自己，名声不大。我虽年长，但并不跟他摆架子，完全是“哥们儿加诗友”，对他写出的好诗赞不绝口，由衷钦佩。当时那种写诗的氛围，如摇篮和乳汁，使我们陶醉其中并日渐强壮。表弟上了四年学，对功课似乎并不刻苦，晚自习时多半是在写诗，那个年龄，自然对“美”格外敏感，一个梳“马尾松”发辮的女学生，让他写了那么多诗并度过了那么多不眠之夜。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，求知、求爱、任意、任性，怀抱着诗的梦想。前一段，他来我家，我说：哎，你还记得1980年我从北京江河那里抄回希腊诗人埃里蒂斯诗吗？我们第一次朗诵《创世颂》——

在开始的时候，光明和第一个时辰，
那时嘴唇还是泥的，
试着说出世界的事情。

转瞬之间，时光已逝，我们都不再年轻。诗坛上风云变幻，流行了各种主义，各种派别，旗帜纷呈，令人缭乱。春平似乎局外人一般，虽然多年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，而且做了总编，但一直默默写着他的诗。他几乎没有自己的“宣言”，更与所谓先锋无缘，但却留住了诗的精灵。

秘诀何在？对于那些掌握着秘诀的人而言，他们可能会说根本没有秘诀。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一篇文章中说：“艺术中充满世人皆知的事情和通常的真理。虽然大家都可以公正地运用它们，然而世人皆知的方法却久久闲置着没人来运用。”的确，认真而耐心地生活，等待生活的启示，对于今天这个过于匆忙的时代，对于那些急于获取到诗的人们来说，显得太缓慢和持久了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从童年起就蹲伏在玉米地的诗人，自然而然地收获了他的果实。他的秘诀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和思考。读着春平的诗，我常常感慨，有农村童年生活的人，才有真正童年的回忆。像我这样从小关在幼儿园里的人，童年的记忆极为苍白和贫乏。有意思的是，春平每次到太原来，总要到院子里一位作家朋友家，他说，我们都有过农村生活，所以彼此有一种共同的气味和语言。后来，我留意从农村长

大的诗人和作家，他们的作品总有一种相通相近的东西，也是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吧。于是，我再次想起埃里蒂斯诗：“那时嘴唇还是泥的……”

1980年代一度兴起“寻根热”，我拼命写“黄土地”的诗，但怎么看都有点儿假，春平就不一样了，他的“根儿”本身就没断，读他写的那些描写乡村的诗，还有我们姥姥家“上细堙”村的诗，现在想起来都很感人。我的诗观经常是变的，但有一点永远不变，那就是诗歌必须来自心灵，诗歌是最做不了假的。他的诗里有爱，有真挚而朴素的感情，尤其可贵的是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，就像他早年在《飞天》杂志发表的一首诗《致我的雕塑者》。他的雕塑者就是身边的亲人，是太行山的沟沟坎坎，是“上细堙”的谷子玉米，用诗意的话说他有“泥的嘴唇”。只是由于种种缘由，三十年中间他写得并不多。当然我坚信他一天也没离开过诗歌，因为我们每次见面的话题就是诗，他对诗歌依然像年轻时那样挚爱，如同心上人始终不离不弃。这些年我自己写诗也时断时续，在这个时代做一个诗人太不容易，里尔克说“挺住就是一切”，对此春平应该说是深有体会，因为他三十年未改初衷，一直不懈地钻研和创作。与当年初出茅庐的他相比，他的诗歌已经达到相当纯粹的境界，虽说数量不大，但几乎每一首都可圈可点。

一个人没有几个三十年，当年被称作青年诗人的春平已步入中年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跨度，意味着人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更迭。我

还记得三十年前阅读春平诗篇的感觉，青涩的果实一口咬下去，阳光与黑暗是那样分明，苦和甜都是那样纯粹。如今汁液饱满的这些诗，有了生活历练后的阔达和洞察世事的智慧，味道变得有些复杂，甚至有些暧昧。但是对于诗歌或诗人而言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艾略特说，如果一个人三十岁之后还写诗，他应该有些历史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诗歌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小男孩。这些诗越来越像他本人了，胡子拉碴，双鬓斑白，内心五味杂陈，充满了人生的感慨和失意。他像每一个越过青春期的成年人那样，告别了浪漫和激情。他的诗不再流连于抒情的层面，他开始处理存在的大问题，这使他的诗歌写作呈现出明显变化，其显著特征是充满了不确定性，这是诗歌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之一，为此诗人必须具备精湛的技艺。通过阅读这些诗篇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执着于形式的各种探索和实验，他的诗歌变得开阔和大气，迥异的风格和语感互相包容，形而上或形而下概不拒斥。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，他贡献给读者的已经不是青涩之果而是一枚能够滋养心灵的“金苹果”了。

二十年前我在《树叶之上》的序言里写到我们共同的老家“上细堙”，那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小山村，之前我没有去过农村，对我父母的来处毫无概念。然而此时，当我写下“上细堙”这个村庄的名字时，它已经移民并村，搬迁到邻村了。一个在太行山深处存在了至少几百年的人类聚居地，就这么在我们眼睁睁的注视里化为乌有。据说还有几个老者至死不愿迁离故土，但他们和依傍着的枯朽老槐

一样风烛残年，即使寂寞的时光也不会维系多久。“上细堙”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，我猜测是先人看到山村上空的袅袅炊烟命名的，这古老而美丽的灵感即将烟消云散。悲哀吗？倒也不必。一切都是过客，不可战胜的时间冷漠地看着我们。

只是，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没有向时间屈服，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延续，还有《诗经》以来诗人的吟唱，它们似乎比时间开始得更早，希望也能比时间结束得更晚。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些诗看作是一个人对时间的记忆（这种神秘的记忆几乎是所有诗歌的来源）。三十年，一个村庄消失了，但那片泥土还在，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们的脚印还在。原来，我们的嘴唇都曾是泥的。这一点，就像我们的前辈所蒙受的苦难一样，实在是不应忘记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诗人，我们要背叛许许多多，但是，不能背叛的就有这个。

我知道，这是一篇多余的文字。这些诗，并没必要一定有一篇序。这些诗本身就是自然和呼吸，是肌腱和鼻音，是苦涩和温馨……我要说的，实际上只有一句话：诗人，愿你的嘴唇依然是泥的，永远不要洗掉，永远试——着——说——出——

2016年6月

辑一 从此处向彼岸

- 只看见一只云雀 -003
那年我在罗马的酒吧 -005
也写雪人 -007
早晨等一个人 - 008
国旗的美学 -009
郎木寺的秃鹫 -011
维也纳 -013
威尼斯 -015
在三亚 -017
谁的背后 -018
等待戈多 -019
大江东去
——写在国家公祭日 -021
我的妹妹 -022
花 开 -023
从此处向彼岸 -025
经年的枝干总要老去 -026
过往云音 -027
太阳墓地 -028
慕士塔格 -029
麦积山 -030
红山口 -031
额济纳 -033
巴丹吉林 -034
葛根塔拉 -036
我嗅到了久违的气息 -037
鸟 巢 -039
一根琴弦 -040
旧 日 -041
长城与狐狸
——上细堙哀歌之一 - 043

辑二 匆匆而过的

有时候只是一个片断 -049

亲爱的提奥 -050

冬日风铃 -051

秋日私语 -052

无 题 -053

玉米童话 -054

阴影中的怀斯 -055

倾听秋风 -056

早年的山冈 -057

雪后的红瓦屋顶 -058

迟开的蔷薇 -059

山上的石头 -060

今天夜里 -062

青莲寺山中遇雪 -063

一千年的银杏叶 -064

梦中的草原 -065

在定林寺听泉 -066

季 节 -067

金黄色的白杨树 -068

匆匆而过的 -069

木头中的火

——悼海子 -070

深夜,十一个卡夫卡 -071

断 章 -072

情 人 -073

断 想 -074

向日葵颂 -077

在水边 -078

四月之鸟 -079

干草垛 -081

泥 路 -082

秋天的字句 -083

提 灯

——献给陕北民歌《赶牲灵》 -084

面对平原 -086

陕 北 -087

一夜月光 -088

秋风起 -090

辑三 黑色的吻

雪和探索者 -095

致我的雕塑者 -097

松 果 -099

青春随想曲 -101

大峡谷(组诗) -103

你在青青的谷子地里站了很久

——献给我的姥爷 -110

玉米地 -113

废旧的谷仓 -116

树叶之上 -118

夜 半 -120

成 熟 -122

风 -124

街 景 -126

冬天的树 -127

纪念日 -128

逃 离 -130

七 月 -131

早 晨 -132

夜 歌 -133

独白(组诗) -134

黄太阳

——土地和人的对话 -139

黑色的吻 -145

大地上的苹果树 -152

后 记 -165

**Lips
of Clay**

辑一 从此处向彼岸

003 — 045

只看见一只云雀

女歌唱家谢琳正在舞台上咏叹
我坐在台阶上居高临下望着她
手里捧着准备献给她的鲜花
她表情丰富，一只云雀
在她的咏叹中或上或下
一会儿直达云端
我看不见她的脸
也听不见掌声
只看见一只云雀
在一片鲜花丛中冲天而上

我不知道，我的父亲
离我越来越远
医生正在用电击恢复他的心跳
一下又一下，机械地重复
女高音中云雀在跳跃
而鲜花捧在我的手中
掌声像暴雨把我唤醒
灯光中的谢琳笑容可掬

我赶紧走上舞台
和她握手，把花献给她
而我父亲伸出的手，我没有拉住

2014 年 12 月 14 日